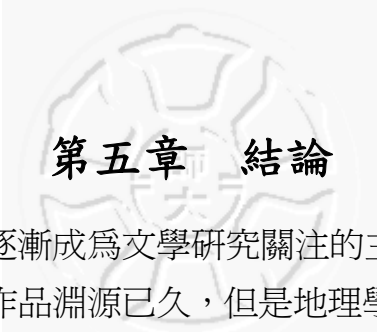




第五章 結論

近年來地域和空間逐漸成為文學研究關注的主題，而以地域和空間為核心的地理學研究文學作品淵源已久，但是地理學研究文學偏重外部性研究，忽略內向性研究，少由文學作品發現問題，淪為地理學理論的驗證，因此本研究由內向性研究著手，強調以地理學概念作為文學作品意義理解的進路，於是捨棄人文主義地理學強調作者與文學作品的連結，援引「存在空間」與「地方」概念作為詮釋的角度，企圖重新開啓地理學與文學的對話，並透過具有時間縱軸的大河小說《寒夜三部曲》詮釋其空間橫軸的建構，於是依序就三部小說中不同時代背景下的地方形塑，加以詮釋主體人與地方之間的互動關係，以掌握地方意義的呈顯。

首先，在地方的物質基礎或自然環境要素方面，《寒夜三部曲》分別以蕃仔林、臺灣等時空的特殊性作為社會和經濟等人文活動的背景，在《寒夜》中蕃仔林地處移墾區，天災人禍不斷，東邊是原住民出草的威脅，西邊則有來自資本家奪取土地的危機，更遭逢天災侵襲，蕃仔林的區位展現了清末日初移墾社會三面夾擊的空間壓迫，而《荒村》中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在工業日本、農業臺灣的訴求下，加劇土地與農民問題的嚴重性，因此地域乃由大湖擴展全台，臺灣各地因土地拂下、佃租、蔗農爭議等土地問題引發風起雲湧的農民運動，呈顯日據中期殖民帝國的壓榨，到了《孤燈》臺灣成為日本戰爭物資與人員的供應地，造成生死別離與生存困境，地域從蕃仔林隨著臺籍日本兵的徵調遠及菲律賓，藉由分隔的兩地反覆推進戰爭前線與後方的時空間形塑，呈顯太平洋戰爭末期出離與歸返的空間移動，因此進一步分析《寒夜三部曲》人物活動的地域，《寒夜》集中在蕃仔林，強調蕃仔林在臺灣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荒村》集中在大湖與臺灣，強調臺灣島在日本殖民與世界思潮的影響，《孤燈》集中在蕃仔林與菲律賓，分別以蕃仔林、菲律賓兩地作為二次世界大戰時臺灣與南洋戰場的縮影（如圖 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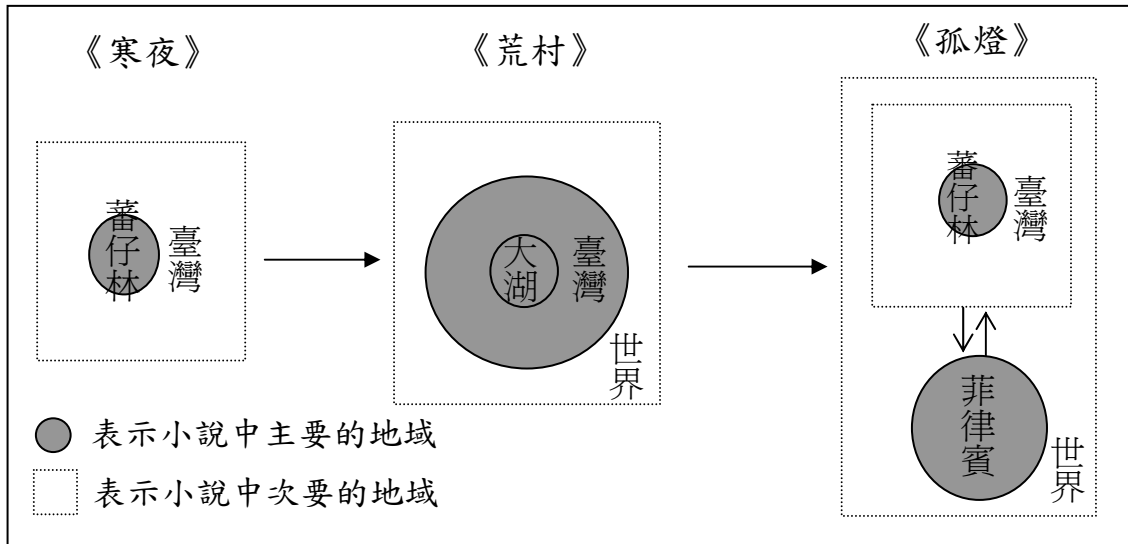


圖 5-1 《寒夜三部曲》主要與次要地域示意圖

其次，在地方的人文活動方面，人文活動將自然空間轉變為人文文化成的地方，彰顯了《寒夜三部曲》以小說人物的身體作為空間主體的基礎，其意向與世界生發各種距離與關係形成小說人物的存在空間性，於是《荒村》中歷史事件再多，為求成為一有機體，事件的生發間接或直接地透過劉阿漢父子，以免流於敘述性，其他兩部小說亦同樣透過主角人物—彭阿強、劉阿漢、燈妹等人來呈現，使小說中的空間形塑與人的主體性緊緊相繫，以小說人物的活動具體化文學世界的形塑，因此《寒夜》之中彭家以屋舍為據點，著手開闢山林野地，進行燒煨、種植蕃薯等經濟活動，展現彭阿強之於土地的生存依賴關係，卻也因生存的必須產生來自土地的痛苦，形塑此一天災人禍不斷的移墾社會，《荒村》之中臺灣為日本的殖民地，透過劉阿漢父子的反抗行動，展現土地與農民問題之中，臺灣人追尋土地自主的期望，形塑反抗此起彼落的殖民社會，到了《孤燈》劉明基被迫遠赴戰場，燈妹等老弱婦孺則在蕃仔林艱困地生存，展現人之於土地的依戀，土地成為生命必然的回歸，因此《寒夜三部曲》以土地為核心主題，展現人的所為，人與土地的關係由生存的依據、理想的著力到歸返的指引，人投射於土地的意向與情感由物質性逐漸精神化—從墾殖的土地、理想的土地到夢歸的土地，空間氛圍亦顯現由陽剛到陰柔的二極轉變，《寒夜》中開墾力道是武力與戰力的展現，於是以彭阿強與劉阿漢等男性為主體，著墨於陽性剛健精神的展現，《荒村》中劉阿漢與劉明鼎同樣展現著陽剛的抗爭行動，但居中的「家」以燈妹為主逐漸呈現生產大地的母性祥

和，到了《孤燈》中不再出現為土地抗爭的情節，上至神祇觀音、蕃仔林之母燈妹，乃至於蕃仔林女性都凸顯出陰性慈悲與守護的特質，於是不同主體人物的安排形成土地意象的轉變（如圖 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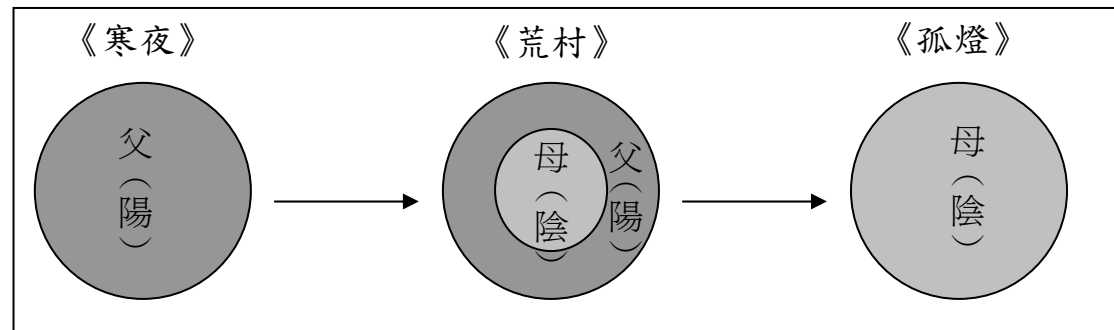


圖 5-2 《寒夜三部曲》土地意象示意圖

最後，在地方意義方面，《寒夜》中人的活動地域集中在蕃仔林，透過家園的建立與墾戶與原住民的外部威脅強化內部聚合，使蕃仔林圈圍成彭家人居處的地方，而劉阿漢也由四處游離到定居蕃仔林，人由存在的外部者成為存在的內部者，使蕃仔林從自然空間轉變為深具意義的地方，而《荒村》中人的活動隨土地問題遍及全台，燈妹則固守蕃仔林，使人在世存有深具意義的「家」不至分崩離析，使劉阿漢父子得以立基家庭向外抗爭，臺灣成為劉阿漢父子的行動空間，且因日本殖民帝國的壓迫使臺灣人成為生命共同體，於是家庭與臺灣對他們而言都是關注的地方，因此人無論在家或離家都是在地方之中，皆為在家內部者，呈現著根的狀態，於是抗爭過程中不曾感到困惑，到了《孤燈》劉明基遠離臺灣，始終懷抱著對故鄉的思慕，是失陷於菲律賓戰場之中的外部者，但是空間的出離也使母親、蕃仔林與臺灣涵融為一體，成為回歸的地方，使故鄉與人之間的距離遠較雙腳所踩的土地來得接近，呈現空間中主體人認同的意義核心（如圖 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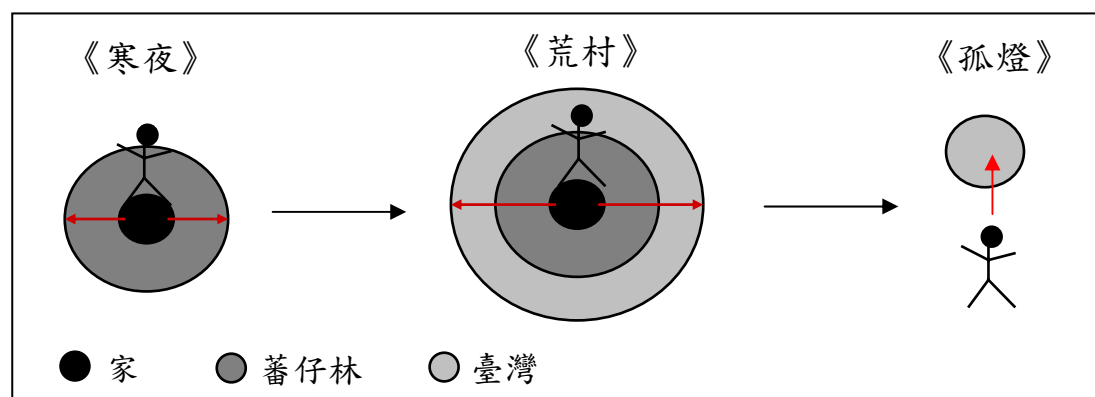


圖 5-3 《寒夜三部曲》地方意義示意圖

因此，《寒夜三部曲》地方性乃藉由物理環境、人文活動與地方意義所構成，是以蕃仔林、臺灣等時空要素作為人文活動的背景，以彭劉兩家為主體人，人與土地的關係由生存的依據、理想的著力到歸返的指引，顯示人的地方經驗由物質性逐漸精神化，地方意義的呈顯也隨之由小地方的蕃仔林至於大地方的臺灣。

但整體而言，檢視筆者自身的文學基柢，在文學作品的涉獵上明顯不足，以致無法更全面性地關照其他文學作品的書寫，多耽溺於《寒夜三部曲》的相關論述，無涉及相關議題的文學作品，這是筆者個人的能力限制；同時回應到地理學研究中，林怡蕙（2003：66）曾提到其研究在小說情感與空間的關係上有待加強，因此本研究存在觀點的詮釋或能補足此點，只是《寒夜三部曲》中小說人物性格鮮明強烈，雖凸顯其主體性，卻使空間的意涵容易為人物的塑造所遮掩，這是在選材上未曾顧及的一點。

此外，Crang（1998：45-46）曾經提到區域小說家或詩人透過書寫地方，除了自身感受到地方感以外，也協助創造了地方感，使文學作品具有地方召喚的功用，促使觀光地理的盛行，但有趣的是近幾年來臺灣電視媒體大量地將文學作品製播為連續劇，再現文學作品的地方，較之文學作品更具有普遍性與感染力，於是文學作品呈現的世界透過電視媒體進一步再現，不僅影響範圍更廣闊，也造成地景的變化，例如：第一部客家連續劇「寒夜」改編自《寒夜三部曲》首部曲之《寒夜》，於苗栗公館北河村的山區斥資五百三十多萬元搭建了三千坪的「蕃仔林」，場景包括了以竹子及木頭建造的橋樑、客家水車、豬舍、伯公廟、隘勇寮以及為防禦原住民所用的瞭望台等，作為拍片場地，二〇〇二年三月於公視首播（陳淑惠，2003），並且拍攝結束後留下片場供人參觀，成為苗栗社區觀光路線之一，動線包括蕃仔林與南北河片場，名為「寒夜文學之旅—從南北河到蕃仔林探訪文學原鄉」¹，於是透過電視媒體的傳播力量間接地加速文學作品對地景以及觀光的影響，但因本研究僅涉及《寒夜三部曲》的內在性研究，未及處理此一部份再現的問題，因此未來若再就《寒夜三部曲》進行詮釋則應再加大尺度，走向外部性研究，也就是文學作品、電視媒體與地景三者之再現研究應可成為文學地理學的另一研究取徑。

¹ 詳細內容可參見苗栗社區觀光資源網<http://show.wolong.com.tw/info/imiaoli/index.htm>。